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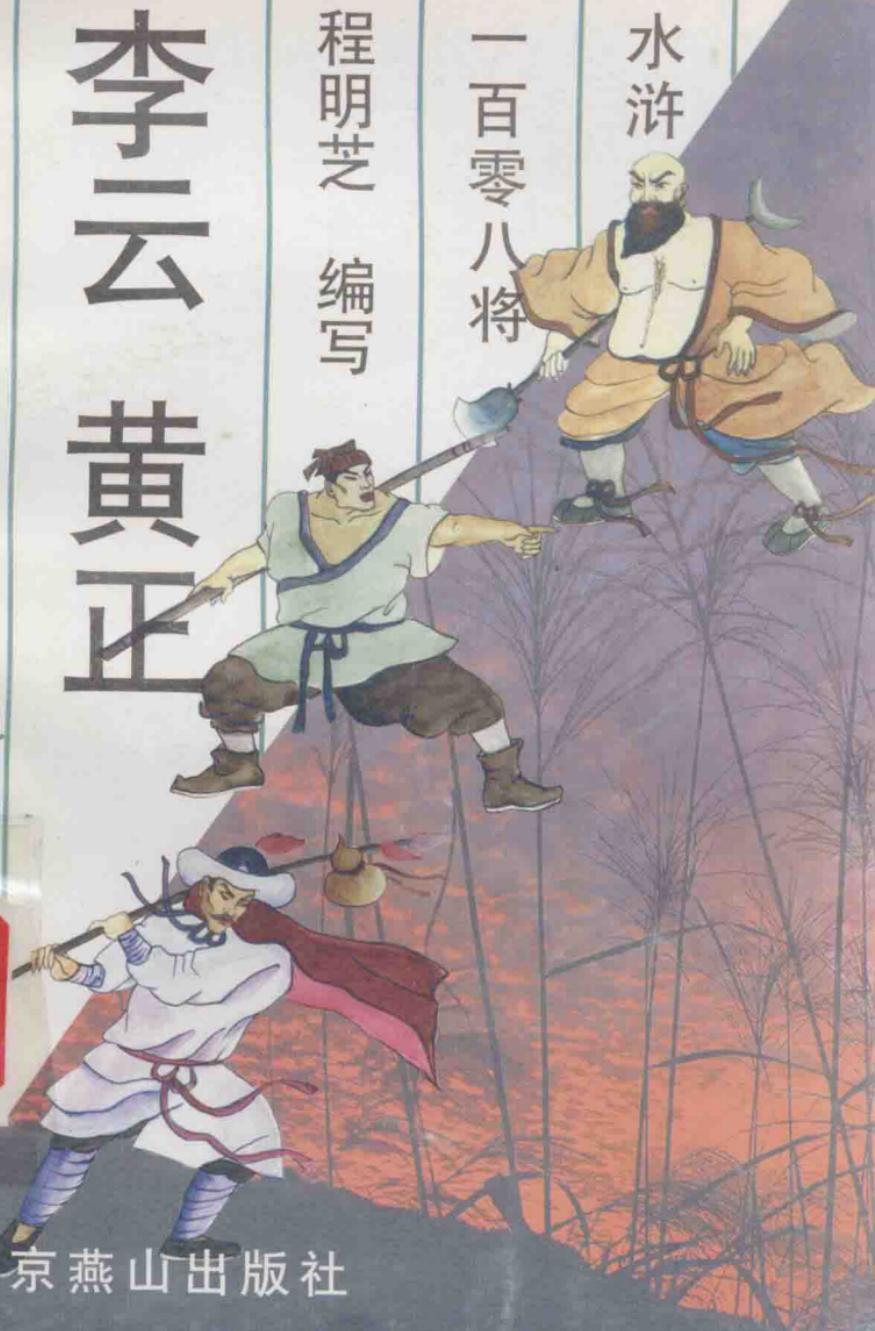
监造诸事头领之二

李云 黄正

程明芝 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③2

监造诸事头领之二

程明芝 编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 / 张金方主编. 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6. 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
I28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 1-15000 册

定价: 126.00 元

号 805 字 著者(京)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青眼虎 李云

目 录

一、青眼虎	李云	(1)
二、操刀鬼	曹正	(16)
三、铁扇子	宋清	(33)
四、笑面虎	朱富	(44)
五、九尾龟	陶宗旺	(54)
六、险道神	郁保四	(63)
七、金钱豹子	汤隆	(80)

这些强盗鬼魅多谋计谋高。李逵性急，跳了吊桥，荷矛带刀冲向山边，为贼砍倒。方腊带兵出来，转头却见老妖长须胡上四个大虫吃了。李逵性急，一口气连大小四虎，成了陈家军残。被宋公明捉去，宋公明大吃醋，叫去吊桥算。

白虎当村捉得知府岭上杀了四个人，打到曾太公家，惊走了打店，惊得牌坊后村，山僻人家，大呼小喝，星散逃走，惊呼喊走，从见曾太公和侍妾打虎的金毛，在厅上坐着，人前中也有李逵的名头。逃在营房里娘家人，随着女人，跟着孩子，跟着李逵的父母，换了衣服的，他正是梁山泊大寨副军师，便是赵员老公，换了衣服的，他正是梁山泊大寨副军师，才嫁给他，连这亲母兄弟，是又听了他。

青眼虎 李云

李云，沂水县都头，绰号青眼虎。他为人刚直，不好酒色，投奔梁山后，不移己志，苦练水功，为梁山泊克敌制胜，大显神威。被朝廷招安后，身先士卒，奋勇抗战，英勇阵亡，追封为义节郎。

(一)

话说黑旋风李逵见宋江接了宋太公上山，又见公孙胜下山探视老母，亦勾起思娘念头，要去沂州沂水县搬取老娘上山快乐几时。宋江与他约法三章：不可吃酒，不可性急，不可杀戮。李逵一一依允下山，不想于路遇假李逵李鬼剪径，并险些被李鬼老婆设计谋害，李逵性起，杀了李鬼。待背得老娘回山途中，为解娘渴，离娘寻涧取水，转头却见老娘被沂岭上四个大虫吃了。李逵性起一气杀死大小四虎，成了除害英雄，被众猎户拥去曹太公庄上吃酒，同去县请赏。

且说当村里得知沂岭上杀了四个大虫，抬在曹太公家，惊动了村坊道店，哄得前村后村，山僻人家，大男幼女，成群结队，都来看虎，人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，在厅上吃酒。人群中却有李鬼的老婆，逃在前村爹娘家里，随着众人也来看虎。却认得李逵的模样，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：“这个杀虎的黑大汉，便是杀我老公，烧了我屋的，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”爹娘听得，连忙来报知里正。里正听了道：

“他既是黑旋风时，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，逃在江州，又做出事来，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。如今官司出3000贯赏钱拿他，他却走在这里！”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。曹太公推说更衣，急急地到里正家里。说这个杀虎的壮士，便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，现今官司着落拿他。曹太公道：“你们要打听得仔细。倘不是时，倒惹得不好，若真个是时，却不妨。要拿他时也容易，只怕不是却难。”里正道：“现有李鬼的老婆认得他。曾来李鬼家做饭吃，杀了李鬼。”曹太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，却问他：‘今番杀了大虫，还是要去县请功，只是要村里讨赏？’若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，便是黑旋风了。着人轮换把盏，灌得醉了。缚在这里，再去报知本县，差都头来取去，万无一失。”

众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里正与众人商量定了。曹太公回家来拖住李逵，一面置酒来相待，便问道：“这里抛撇，请勿见怪。且请壮士解下腰间包裹，放下朴刀，宽松坐一坐。”李逵道：“好，好！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里了。只有刀鞘在这里。若是开剥时，可讨来还我。”曹太公道：“壮士放心，我这里有的是好刀，相送一把给壮士悬带。”李逵解了腰刀、尖刀并缠袋包裹，都递与庄客收贮，便把朴刀倚在壁边。曹太公叫取大盘肉、大壶酒来。众多大户和里正、猎户人等，轮番把盏，大碗大盅，只顾劝李逵。太公又请问道：“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，还是在这里讨赏！”李逵道：“我是过往客人，忙些个，偶然杀了这窝猛虎，不须去县里请功，只有些分发便罢；若无，我也去了。”曹太公道：“如何敢怠慢了壮士？少刻村中敛取盘缠相送。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。”李逵道：“布衫先借一领与我换上。”曹太公道：“有，有。”当

下便取一领细青布纳袄，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。只见门前鼓响笛鸣，都拿酒来，与李逵把盏作庆，一杯冷，一杯热。李逵不知是计，只顾开怀畅饮，全不记宋江吩咐的言语，不到两个时辰，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，立脚不住。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，放翻在一条板凳上，就取两条绳子，连板凳绑住了。便叫里正带人，飞也似地去县里报知。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，补了一纸状子。

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，知县听得大惊，连忙升厅问道：“黑旋风拿住在哪里？这是谋叛的人，不可走了。”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：“现缚在本乡曹大户家。因为无人禁得他，诚恐有失路上走了，不敢解来。”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去取来。就厅前转过一个都头来施礼，那人是谁？有诗为证：面阔眉浓须鬓赤，双睛碧绿似番人。沂水县中青眼虎，豪杰都头是李云。

当下知县唤李云上厅来，吩咐道：“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，你可多带人去，密地解来，休要哄动村坊，让他走了。”李都头领了台旨下厅来，点起30个老郎士兵，各带了器械，便奔沂岭村中来。

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，如何掩饰得过？此时街市上哄动了，说道：“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，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。”旱地忽律朱贵在东门外朱富家听了这个消息，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：“这黑厮又做出事来了，如何解救？宋公明诚恐他有失，特差我来打听消息。如今他被拿了，我若不救得他时，怎的回寨见哥哥？似此怎生是好？”朱富道：“大哥且不要慌，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，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，我和你只两个，如何敢近他？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李云日常里

最是爱我，常常教我使些器械，我却有个办法对他，只是这里再也安不得身了。今晚煮二三十斤肉，将十多瓶酒、大块肉切，放些蒙汗药拌在里面。我两个五更带数个伙计挑着，去半路里僻静处等候他解来时，装做与他把酒贺喜，将众人都麻翻了，却放李逵如何？”朱贵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事不宜迟，可以整顿，尽早便去。”朱富道：“只是李云不会吃酒，便麻翻了，终究醒得快。还有件事：倘或日后得知，便在此安身不得。”朱贵道：“兄弟，你在这里卖酒，也不济事。不如带老小跟我上山，一起入伙，论秤分金银，换套穿衣服，却不快活？今夜便叫两个伙计觅了一辆车儿，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，约在十里牌等候，都去上山。我如今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，李云不吃酒时，肉里多掺些，逼着他多吃些，也麻倒了，救得李逵。同上山去，有何不可。”朱富道：“哥哥说得是。”便叫人觅了一辆车儿，打拴了三五个包箱，放在车儿上，家中粗物都弃了。叫妻子和儿女上了车子，吩咐两个伙计，跟了车子，只顾先去。

且说朱贵、朱富当夜煮熟了肉，切做块，用药来拌了，连酒装做两担，带了二三十个空碗，又有若干菜蔬，也用药来拌了，恐有不吃肉的，也教他着道儿。两担酒肉，两个火家各挑一担。弟兄两个，自提了些果盒之类。四更前后，直接来到僻静山路口坐等，到天明，远远地只听得敲锣响，朱贵接到路口。

且说那 30 来个士兵自村里吃了半夜酒，四更前后，把李逵背剪绑了，解了来。后面李都头坐在马上，看看来到面前，朱富便向前拦住，叫道：“师父且住，小弟特来接力，给师父贺喜。”从桶内舀一壶酒来，斟一大盅，上劝李云。朱贵托着

肉来，伙计捧过果盒。李云见了，慌忙下马，跳向前来，说道：“贤弟，何劳如此远接。”朱富道：“聊表徒弟孝顺之心。”李云接过酒来，到口不吃。朱富跪下道：“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，今日这个喜酒，也饮半盏儿。”李云推却不过，略呷了两口。朱富便道：“师父不饮酒，便请吃些肉。”李云道：“夜间已饱，吃不得了。”朱富道：“师父行这许多路，肚里也饥了。虽不中吃，胡乱吃些，也免小弟之羞。”拣两块好的，递将过去。李云见他如此殷勤，只得勉强吃了两块。朱富把酒来劝上户、里正、猎户等，都劝了三盅。朱贵便叫士兵、庄客众人都来吃酒。这伙男女那里顾个冷热、好吃不好吃，酒肉到口，只顾吃，正如风卷残云，落花流水，一齐上来，抢着吃了。李逵晃着眼，看到朱贵兄弟两个，已知用计，故意喊道：“你们也请我吃些。”朱贵喝道：“你是歹人，有何酒肉与你吃，这般杀才，快闭了口。”

李云看着士兵，喝道叫走，只见一个个都面面相觑，走动不得，口颤脚麻，都跌倒了。李云急叫：“中了计了。”恰待向前，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，晕倒了，软做一堆，睡在地上。当时，朱贵、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，喝声：“孩儿们休走！”两个挺起朴刀，来赶这伙不曾吃酒的庄客和那看的人，走得快的走了，走得迟的，就搠死在地。李逵大叫一声，把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，便夺来一条朴刀来杀李云。朱富慌忙拦住叫道：“不要害他，他是我的师父。为人最好，你只顾先走。”李逵应道：“不杀得曹太公老驴，如何出得这口气！”李逵赶上，手起一朴刀，先搠死曹太公和李鬼老婆，随后里正也被杀了，可怜这几个男女本想要到县里请赏，却先做了刀下鬼。李逵杀得性起，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，那30来个士兵

也都被搠死了。这看的人和众庄客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，都往深村野路逃命去了。

李逵还只顾寻人要杀，朱贵喝道：“不干看的人事，休要只管伤人。”慌忙拦住，李逵方才住了手，就士兵身上剥了两件衣报穿上。三个人提着朴刀，便要从小路上走。朱富道：“不好，却是我送了师父性命。他醒来时，如何见得知县，必然赶来。你两个先行，我等他一等。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，且是为人忠直，等他赶来，就请他一齐上山入伙，也是我的恩义，免得叫他回县去吃苦。”朱贵道：“兄弟，你见的极是，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，留李逵在路旁帮你等李云。只有李云那厮吃得药少，没一个时辰便醒。若是他不赶来时，你们两个休执迷等他。”朱富道：“这是自然了。”当下朱贵前行去了。

只说朱富和李逵两个坐在路边等候，果然不到一个时辰，只见青眼虎李云挺着一条朴刀，飞也似赶来，怒气冲冲，大叫道：“强贼休走！”李逵见他来得凶猛，跳起身，挺着朴刀来斗李云，恐伤朱富。

青眼虎李云和黑旋风李逵两个在官路旁边斗了五六回合，不分胜败。朱富便用朴刀从中间隔开，叫道：“且不要斗了，都听我说。”二人都住了手，朱富道：“师父且听徒弟说，小弟多蒙错爱，指教枪棒，非不感恩，只是我哥哥朱贵，现在梁山泊做了头领，今奉及时雨宋公明将令，让他来照管李大哥，正巧被你拿了解官。叫我哥哥如何去见得宋公明？因此做下这场手段。刚才李大哥乘势要坏师父，却是小弟不容他下手，只杀了这些士兵。我们本待去得远了，猜到师父回去不得，必来赶我。小弟又想师父日常恩义，特地在此相等。师父，你是个精细的人。有什么不明白？如今李大哥杀害了

许多人性命，又走了黑旋风，你怎么回去见得知县？你若回去时，定吃官司，又无人来相救，不如今日和我们一同上山，投奔宋公明入了伙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
李云寻思了半晌，便道：“贤弟，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。”朱富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如何不知道山东及时雨大名，专一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？凭师父的为人和武艺，宋公明岂有不留之理？”李云听了，叹口气道：“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幸好得我无妻小，不被吃官司拿了，只得随你们去了。”李逵听了，便笑道：“我哥哥，你何不早说？”说罢，便和李云施礼了。这李云不曾有老小，亦无家当，当下三人合作一处，来赶车子，半路上朱贵接见了大喜。四条好汉跟了车仗便行，于路无话。

(二)

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，又迎着铁笛仙马麟、白面郎君郑天寿，都相见了，说道：“晁、宋二头领又差我两个下山来探听你们消息。今既见了，我两个先去回报。”当下二人先上山来报知晁盖、宋江等头领。

次日，四个好汉带了朱富家眷，都到梁山泊大寨聚义厅来。朱贵向前，先引李云拜见晁盖、宋江二头领，相见众好汉，说道：“此人是沂水县都头，姓李，名云，绰号青眼虎。”次后朱贵引朱富参拜众位说道：“这是舍弟朱富，绰号笑面虎。”都相见了。李逵拜了宋江，诉说取娘至沂岭，被虎吃了，因此杀了四虎，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，众人大笑。晁、宋二人笑道：“被你杀了四个猛虎，今日山寨里又添得两个活虎，

正宜作庆。”众多好汉大喜，便叫杀羊宰马，做筵席庆贺。两个新到头领，晁盖便叫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。

吴用道：“近来山寨十分兴旺，引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。皆是晁、宋二兄之德，亦众弟兄之福也。如今山寨事业大了，人口渐多，可令新头领青眼虎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舍、厅堂。”李云欣然受命。

李云父母早亡，无兄弟姐妹，又未曾娶，此番投奔梁山，得遇众弟兄共聚大义，寻思起来，倒也快活，早早就断却了思乡念头，安心在山上做起头领。李云不好酒色，为人刚直，闲时自顾舞枪弄棒，精熟武艺。

一日，李云奉宋江将令，增建金沙滩水亭。李云乘船亲往监工，见着几个小喽罗贪杯误事，李云本是都头出身，办事利落，且自己不吃酒最厌好酒，因此怒上心来，随即在岸边折下柳枝，把几个小喽罗臭鞭一通。不想内有上山长久之人，不服李云管教，在水中牢牢抓住李云手上柳鞭乘势一拽，把李云拽下水去。李云虽说武艺了得，却是岸上功夫，无水中手段，一落水便动弹不得，反被小喽罗们趁着酒劲，乱打一阵，吃了一肚子水。若不恰遇浪里白条张顺路过，险些出事。

宋江闻知此事大怒，叫人把那几个小喽罗缚到厅上，喝道：“你等贪杯误事，还敢违抗管教，若不惩治，怎严军纪，来人，推出斩了。”话未了，却见李云向前，说道：“哥哥且息怒，他等功大于过。”宋江道：“贤弟何出此言？”李云道：“此次水呛，倒醒了小弟之头。小弟寻思：山寨地连水泊，我等单有地上功夫不足，当兼有水手中手段才是，似此，来日方能敌得官军侵犯。如此看来，他等岂不功大于过？”宋江听

了，转怒为喜，说道：“难得贤弟这般仁义，能有这般见识，此乃我梁山之幸也！”说罢，喝叫厅前跪地小喽罗：“你等还不快起，谢过李头领？”那几个小喽罗连忙起身谢过宋江、李云和众头领，惶惶下厅去了。

自此，李云不移已志，叩拜浪里白条张顺、混江龙李俊，和阮氏三雄等水军头领为师，练水功。此话暂且不提。

却说梁山泊众好汉杀富济贫，替天行道，燎原之势，震撼朝野。官军几次进剿，尽大败而回，朝中奸臣，殿前太尉高俅亲自领兵，调遣天下军马 13 万，十节度使统领十军马前来征剿。那十路军马是：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；上党太原节度使徐京；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；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；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；江夏零陵节度使扬温；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；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；琅琊彭城节度使项元镇；清河天水节度使荆忠。这十路军马，都是曾经训练的精兵，更兼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，后来受了招安，都是勇猛精锐之人。

梁山泊闻报，聚集强兵猛将，火烧官军战船，连败高俅两阵，打死生擒官军兵将无数。高俅恼羞成怒，一面差人去京调来两员上将。一个是 80 万禁军都教头，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，护驾将军丘岳。一个是 80 万禁军副教头，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，车骑将军周昂。一面使人在近处山林，砍伐木材大树。拘刷造船匠人，在济州城外，搭起船场，打造战船，出榜招募勇敢水手军士。

当时，济州城中客店内，歇着一个客人，姓叶名春，原是泗州人氏，善会造船。因来山东，路经梁山泊过，被那里小头目劫了本钱，流落在济州，不能够回乡。听得高太尉要

伐木造船，征进梁山泊，以图取胜，就将船样画在纸上，来见高太尉。拜罢，禀道：“前者恩相以船征进，为何不能取胜？都是因为船只皆是各处拘刷得来的，使风摇橹，都不得法。更兼船小底尖，难以用武。叶春今献一计，若要收伏此寇，必须选造大船数百只。最大者名为大海鳅船，两边置24部水车，船中可容数百人。每车用12个人踏动，外用竹笆遮护，可避箭矢，船面上竖立弩楼，另造划车摆布放于上。如要进发，垛楼上一声梆响，24部水车一齐用力踏动，其船如飞，他们用什么样的船只可以拦挡！若是遇着敌军，船面上伏弩齐发，他们用什么可以遮护！其第二等船，名为小海鳅船，两边只用12部水车，船中可容百十人。前面后尾，都钉长钉，两边亦立弩楼，仍设遮箭笆片。这船可行梁山小港，挡住这厮私路伏兵。若依此计，梁山之寇，指日垂手可平。”高太尉听说，看了图样，心中大喜。便叫取酒食衣服，赏了叶春，让他做监造战船都作头。连日晓夜催并，砍伐木材，限日定时，要到济州交纳。各路府州县，均派合用造船物料。若违限二日，笞四十，每一日加一等。若违限五日外者，定以军令处斩。各处逼迫守令催督，百姓亡者很多，万民嗟怨。

且不说叶春监造海鳅等船，却说宋江、吴用与众头领在忠义堂上商议军情，只见有小喽罗报上山来：“高俅又新差遣两个御前指挥，各路又添拨到许多人马，前来助战。”宋江便与吴用计议道：“似此大船，飞游水面，如何破得？”吴用笑道：“有何惧哉，只消得几个水军头领便了。”随即暗下号令与众头领，分头准备，单等官军船只到来。

且说叶春造船已毕，看看冬到。那年天气很温暖，高太尉心中暗喜，以为上天帮助。催赶水军，上船演习一番，便

起军征剿。拨三只大海鳅船，15只小海鳅船，令先锋丘岳、徐京、梅展管领，两边先行开路。中军船上，却是高太尉引着歌儿舞女，自守中军队伍。并随带船匠叶春，以备船有不测，随时检修。船头上立两面大红绣旗，上书14个金字道：“搅海翻江冲巨浪，安邦定国灭洪妖。”

当下三个先锋，催动船只，把小海鳅船分在两边，挡住小港；大海鳅船往中进发。众军诸将，正如蟹眼鹤顶，只往前面奔窜，迤逦来到梁山泊深处。

只见远远早有一簇船来，每只船上，只有十四五人，身上都有衣甲，当中坐着一个头领，前面三只船上，插着三面白旗，旗上写道“梁山泊阮氏三雄”，中间阮小二，左边阮小五，右边阮小七。远远地望见明晃晃都是戎装衣甲，却原来尽是金银箔纸糊成的。三个先锋见了，便叫前船上将火炮、火枪、火箭，一齐打放。那三阮全然不惧，料着船近，枪箭射得着时，发声喊，齐跳下水里去了。丘岳等夺得三只空船，又行不过三里水面，见一只中等船来，船头上立着个好汉，上面不穿衣服，下腿赤着双脚，腰间插着几个铁凿，手中挽个铜锤，打着一面皂旗，银字上书“头领浪里白条张顺”。乘着船，高声说道：“承谢送船到泊。”三个先锋听了，喝叫：“放箭！”弓弩响时，船上众好汉都翻筋斗跳下水里去了。此是暮冬天气，官军船上招来的水手军士，哪里敢下水去。

正犹豫间，只听得梁山泊顶上号炮连珠价响，只见四分五落，芦苇丛中，钻出千百只小船来，在水面上如飞蝗一般，每只船上只三五个人，船舱中竟不知有何物。大海鳅船要撞时，又撞不得。水车正要踏动时，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，车辐板竟踏不动。弩楼上放箭时，小船上一个个自顶片板遮护。

看看逼将过来。一个用挠钩搭住了舵，一个用板刀便砍那踏车的军士。早有50个爬上先锋船来，官军急要退时，后面又塞定了。急切退不得。前船正混战间，后船又大叫起来。高太尉和闻参谋在中军船上听得大乱，急要上岸，只听得芦苇中金鼓大振，舱内军士一齐喊道：“船底漏了。”滚滚进入水来。前船后船，尽皆都漏，看着沉下去。四下小船，如蚂蚁相似，往大船边来。高太尉新船，缘何得漏？却原来是张顺、李云引领一班儿高手水军，都用锤凿在船底下凿透船底，四下里滚进水来。这青眼虎李云原是步军头领，却怎地投充水军里来？原来李云自那回被小喽罗拽下船呛够水后，自立誓愿，苦练水功，这半年来，早已练得犹如水底蛟龙，今次水战，果真派上了用场。

再说高太尉爬到舵楼上，叫后船接应，只见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将出来，便跳上舵楼来，口里说道：“太尉，我救你性命。”高俅看时，却不认得。那人近前，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帻，一手提住腰间束带，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把高太尉扑通地丢下水里去。堪嗟赫赫中军将，翻作淹淹水底人！只见旁边两只小船飞来救应，拖起太尉上船去。那个人便是浪里白条张顺，水里拿人，浑如瓮中捉鳖，手到拈来。

制造海鳅船匠叶春，起初听得船漏，还自以为打造有误，连忙下底舱查视。后见前船后船皆都喊有数处漏水，情知遭敌破坏，奈何不得。后又见太尉被擒，慌忙跳水逃命，青眼虎李云眼疾，一个猛子从水底过去，手起刀落，提了叶春首级过来。

不消几个时辰，高太尉水路兵将尽数被败，或杀于泊中，或擒解上山，宋江传令，便叫杀牛宰马，大设筵宴，犒赏众